

幸福年 冬之江南

有人说，冬天要去东北，看看银装素裹、万里雪飘的样子，体味一下滴水成冰、呵气成霜的感觉。曾经有一年的元月，我去了哈尔滨、黑河，真切感受到了什么是寒冷。从飞机上往下看，白皑皑的分不清是城市还是农村、是土地还是房舍，河流湖泊结成的冰反射着阳光，亮得刺眼。东北的冬天并不可爱，村子里看不见人影，老乡们早已经猫冬，吃着蘑菇炖笨鸡，侃着大山跳着二人转，度过那漫漫严冬。只有公园里的冰雕和滑雪才给单调添了点趣味，给沉闷添了点生机，可惜南方人受不了那彻骨的冷，只能走马观花，算是领略了真正的严冬。

有人说过冬要去海南。那里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如春，即使是大陆最冷的时候也可以穿T恤下海游泳，是越冬的最佳去处。海南确实是个好地方，那碧波无际的海水让人心旷神怡，那椰风蕉影让人陶醉不已，那应有所有的果蔬海鲜让人垂涎欲滴。可海南哪有冬天呀，海南只有旱季雨季，没有春夏秋冬四季。

江南的冬天是多彩的，一点儿也不萧瑟。秋末的时候，金黄的稻穗低垂，田畈上到处是黄橙橙的丰收色彩，女贞等常绿树依然如故，只是颜色深了些，水杉等落叶树开始变色落叶，到处是色彩斑斓的景象，自然界进入一年最美的季节。到小雪节气的时候，银杏树全身披上了金黄，枫树片片殷红，柿子挂在树上像极了一盏一盏的小灯笼，初冬的江南让人陶醉。到了腊月，梅花悄悄开了，黄的是蜡梅、红的是红梅，茶花等得心早已满树盛开，在这隆冬严寒之时，也要争奇斗艳。不要以为江南的田野荒凉一片，那青葱的麦苗、淡绿的油菜、翠绿的首蓿，使得江南的冬天美得像春天。即使是大雪覆盖，田地里也会露出一块一块的绿色，那是茭菜、大蒜和菠菜，农家喜欢现吃现割，图个新鲜。

江南的冬天有滋有味。用刚收的粳米做年糕，糯米磨成水粉。早餐想换一种吃法，下一锅青菜年糕汤或是咸齑年糕汤，简单又落胃；饿了，糯米粉里裹进白糖猪油馅，地道的宁波汤圆，美味无双。还有从三北摇来的竹篷船，稻米换甘蔗，快乐了孩子们。最热闹是看姑娘出嫁，先是红红火火接火烛，连连绵绵发嫁妆；然后是吹吹打打迎新娘，门前起哄讨喜糖，最后是双双对对拜高堂，羞羞答答进洞房。喜筵开了几十桌，全村男女老少都沾了光。

江南的冬天尽管有点阴冷，但习惯了就好。家乡的冬阳淡淡的，照在身上依然暖和，家乡的米酒柔柔的，喝着喝着便醉了。



扫描二维码
可阅读全文



徐渭明 祁连冬瞰



很想为祁连山贴上一个恰当的标签，让它在众山族群里有一个鲜明的辨识度，但常常无解。

说它高吧，喜马拉雅会有意见；说它长吧，天山山脉会笑；说它年纪大吧，众多造山运动中崛起的大山名山或许会群起反对。

从自然地理上看，祁连山虽居内陆，却有着边缘化的尴尬。祁连属青藏高原，名列中国第一阶梯行列，但它的北缘，却是突然下降了二三千米的河西走廊，而且，近千公里长的祁连山脉与近千公里长的河西走廊一直以悬殊的地势差异并行着，相互映衬，形成了地理上的独特景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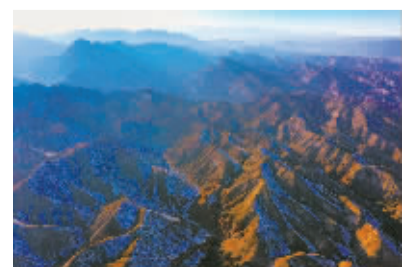
在遥远的汉代以前，祁连确实是在边缘上，中国之边缘。汉武帝元狩二年，骠骑将军霍去病率数万精兵出陇西，过浩门水，经扁都口，进入河西走廊，深入匈奴驻地千余里，大败浑邪王，河西从此归入汉朝版图。汉王朝于此设立了武威、酒泉两郡，几年后又增设了张掖和敦煌两郡，史称“河西四郡”。匈奴民歌对此的反映是：“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隆冬时节，连低于雪线的祁连山麓都披上了银妆。一次短暂的旅行，让我再次走近祁连，感受祁连动人的美丽，感受祁连的万千气象。

回程时，我挑了飞机的靠窗位置。正是傍晚时分，祁连东段雪霁的山岭腾起了冬日难得的云雾。山峦起伏，云雾飘飞，夕阳在远远的山巅时隐时现，让人恍惚回到了遥远的汉唐边塞月夜，来到了李白“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的意境里。舷窗之外，正是李白诗中的“天山”——两千多年前，匈奴人站在草

坡上，望着这连绵接天的山峰，敬畏地喊出了“祁连”。祁连，在匈奴语中，正是“天”的意思。

面对云蒸霞蔚的祁连雪峰和飘带般的河流，我突然想到，可用“闪亮”来给祁连山脉打个标签：雪峰闪亮，冰川闪亮，河流闪亮，祁连的历史闪亮，祁连滋润河西的天功闪亮！



推荐榜



大河奔流

此时此刻：当钟声响起，听老歌悠扬



张海峰

送你一套
2022年日历



盛醉墨

小寒

所有的故乡都在下雪
所有的思念都被雨淋湿
约不定那朵飘零的云
来外滩，只想淋一场雨



乐建中

宁波闲话：
文母一声呕
蛋壳一奋斗



漫画：任山葳 配音：方芝萍



董庆德

原创歌曲：
白衣战士，
最可爱的人